

苍野无语

曾臻 著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原大地上一个村落讲起，
在历史变迁的风云激荡中，平民性命卑微如惊风之草，
而灵与肉仍执着于良知与尊严的挣扎，
演绎出浓烈的情感波澜……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曾臻
著

苍野无语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苍野无语 / 曾臻著. — 北京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302-1579-1

I. ①苍… II. ①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9029 号

苍野无语

CANGYE WUYU

曾臻 著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 × 990 毫米 1/16
印 张 30
字 数 5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2-1579-1
定 价 39.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序

文学是深情的，写作于我是深情的，是从心灵的丘壑谷溪中流荡出来的泠泠涧水，带着原质的清纯。

我还没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书中的事情就已经发生了。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农人，在时代动荡更迭的变迁中，他们的生命被放逐在荒芜里，天灾、匪患、战乱、饥荒、阶级斗争……在诡谲荒诞的生存背景下，他们像惊风中的草一样，不能自持。生命变得惶惧无措，情感被撕裂，人格被扭曲，贞操被蹂躏，情仇爱恨交织于灵肉，无法安守其生。然而，作为生命的真实存在，这些草根生民对生活的希冀未曾停止过生长，即便一步步走向幻灭，毅然有着生命本质的温煦色彩和尊贵品格。

我就出生在这片土地上，书中的故事从我一出生就在生命中埋下了线索。不过，我与我呱呱坠地的那个村廓已有着隔世的陌生，我回不去了。我不愿使用“草根”这个自轻自贱的字眼来叙说他们的命运，但他们确实生如草芥，根苦韧地扎进厚土，一生一世，风雨苍黄。谁会在乎这些卑微的生命？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们大多已归于尘土了。面对茫茫旷野，望断苍草寒烟，为表达对一代已逝生命的庄敬，我发出忧伤的浩叹……

曾 臻

2014/6/19

目录

上 部 1—234

月光如水，湛青而朦胧，锣鼓敲得洞彻天宇，唢呐吹得人心凄恻。原野里，四面八方的烛光一闪一闪朝河边踊跃而来，那都是些来放河灯看河灯的人。河里泊着十几只小船，早已有艄公候在上面。放河灯的人跳上小船，船儿撑到河心，人们便把河灯一一点燃，放入水中，十字交叉的高粱杆瓢子稳稳地漂浮在水面上，载着竹签上的灯火苗儿，顺水漂浮。霎时间，宛如碧落银河，水面上千万点灯火，闪闪烁烁，逶迤绵连。河水涌动着幽波鳞影，一炷灯火苗儿依附着一个魂灵，万点灯火苗儿在河风里柔弱地飘摇着……

下 部 235—466

原青莲的目光凝视着窗户，无边的黑夜里，秋虫“啾啾啾……”无始无终单调地吟着，她听到了旷野里逸荡的风声，流动的水声，奔窜的狡兔野狐趟过荒草莎啦啦的响动……阡陌纵横，难道没有一条自己奔命的活路？猛然间，她脑海中霍然划过一道电闪雷光，这光将夜耀得彻白，仿佛一下子歛干了她身上的血，将她殛毙，身子骤然被狂飙卷离了地面……她倏地仄身双臂紧紧箍住了男人的胸脯，顿时泪如涌泉……

苍野无语

上部



第一章

原野里，风儿流荡着，不时旋起些草屑和尘末，远天描过几缕纤云。周庄掩在一片蒨郁里，远望绿森森似一片神秘的林子。深深的轱辘河自西向北绕过庄子往东流去，往年宽展展黄苍苍涌流的河水沉落成一脉清瘦的细流。自仲夏麦收后，毒日头就烤着这片黑土地，一百二十天没落个雨星儿。土地板结如铜，秋庄稼有种无收，苞谷苗不到一拃就枯死了，红薯秧也没爬出一尺……但那没过屋脊的大灌木枸橘林子没有旱落叶子，椭圆形的碎叶片子繁繁纷纷在日头底下依然晃着苍蒙蒙的绿，枝干茎条通体乌绿，满枝条互生着粗大坚硬的棘刺，缀着一枚枚青绿泛黄的小果实蛋儿。枸橘俗称陈刺，是天然的护院铁篱笆，枝条梗刺连襟扯袂攀缘交错地栅出一处处刺林篱笆院落。这陈刺林子与庄路沟边房前屋后高高低低的乔木摇曳交映，荫护着一户户黄背草房舍，空气中飘浮着枸橘蛋儿微苦清香的气息。

近午，日薄中天，周家仁和伙计鲁德胜、周六指三人正在院子里铡黄背草，忽然间天色转暗，一阵阴凉漫上身来。六指捧着草揉在铡刀下，德胜握着铡把儿怔在了那儿。周家仁正在往草堆上码草，一铡三节的黄背草，须把茎秆与末梢带穗的分开码放，盖房上草时末节带穗的要先覆在房坡泥披上，韧硬的根部茎秆再一层层斜苫在表层。他手里握着一把草秆转过身来看了一眼德胜，说：“这天，不会是雨要来了？”“九叔，不对劲呀！”这时庄上响起了几声狗吠，卧在院门口的大黄狗也支起耳朵应声狂吠起来。周家仁朝天上望了一眼，手中的草秆散落了下来，天色苍灰透紫，他惶惧地朝东屋里喊：“玉轩，快出来看，天咋了？”话音未落，一个身着黑蓝长衫的年轻男子已从东屋门槛里跨了出来，面目白净，留着偏分头，后面跟出来了四五个六七岁的男娃。那个留着“砂

壶盖”头，个儿高的是周家仁的孙子明治。私塾先生门玉轩抬眼搭手望天，只见正圆的日头东边黑了一个豁儿，他疑惑地说：“会不会是日食？”“你说是天狗食日？”“九叔，怕是月亮遮蔽住了太阳……”周家仁认为这是妄言，老天大日头哪来的月亮？他截断门玉轩的话说：“今儿初一，连夜里还是月黑头哩。”“天狗吃日头了——”庄里有人在喊，惊惧的喊声随着一阵惊风沙啦啦地掠过陈刺林子……“灾，灾呀！”周家仁战栗着边说边往堂屋里急走。骤然间，天色已转为黑红，狗吠，鸡叫，猪哼，牛哞，孩子哭，大人叫……天底下的生命无不惊恐。“德胜，快！快祭，祭天狗！”周家仁声音发直地喊着。“咋祭？”德胜惊愕地挖挲着双手。“端一大盆水放到院子里。”周家仁又喊，“六指，快拿锣到外面去喊去敲，去赶天狗啊！”他喊着，急趋着从堂屋里捧出青花瓷小香炉。德胜转身箭步跑去西屋找盆端水，正赶上周家大儿媳妇青莲惶惶地从后院跑过来，两人一下子撞了个满怀，德胜身子不由自主地一个仰合，双臂拢住了青莲，惶然旋即松开，青莲羞臊地勾头闪身跑去，德胜腾地满脸烘热，心突突地狂跳起来，女人身体的柔馨直扑进他青壮的胸膛里，骤然间摇荡了他那童男心旌，脚下越发慌乱。六指提着铜锣在陈刺林外面“哐哐哐”地猛敲，大黄狗也吠着蹿出了院门，各家各户铜盆铜勺铁铲各种金属的敲击声、呐喊声喧和在一起……

周家仁把香炉放在院子中央，插上三炷香，捏着火镰火石嚓嚓地燃着纸媒儿，点上了香。德胜脸上烘热未退，心虚飘飘地端着满满一铜盆水洒洒溜溜走过来放在了香炉前。周家仁跪下了，所有的人都跟着跪下来。对于日运月行的天道，长养万物的神秘力量，任何人都会虔诚地跪拜。门玉轩同样心怀敬畏撩开长衫跪下了。他脑子里急速过滤着自己关于地球、月球、太阳的那点十分有限的知识，想着如何能给娃儿们讲明白，三年师范，所学科目十余种，却未曾涉及天体运动。青莲忧惧地低声念叨着：“娃儿他爹这会儿也不知在哪儿？”话音刚落，周兴安推着独轮小车“吱吱哼哼”进了院门，小车上煞着大包袱雪白的棉花，他黧黑的脸上惊恐失色，微微前突的脑门上冒着汗星，长眉下一双深目扫过众人，“不得了呀！轱辘河的水像一股血一样。”说着，瘦高的个子扑通一声挨着父亲跪下了。青莲看他一眼放下心来。周家仁说：“都不准往天上看，谁看天狗爷瞎谁的眼。”人们都盯着映在盆里的日头，阴风掠过，水颧日颤。“日头被天狗咬疼了，疼得直发抖。”周家仁说着双手伏地连连磕头喃喃祷告起来，“天狗爷，天狗爷，吃不得呀！没有日头，大地无光。没有日头，寸苗不长。没有生灵，谁给你磕头供香……”天色越来越暗，铜盆里的水变成了血色，河里、塘堰里的水都变成了血色，日头全黑了。天黑了，不是纯粹的夜色，黑中泛红，苍苍然有血光之色在天地间弥漫，天空中闪出几点贼亮的星。刘家堡、马家营、黑岗寨、柳树坪……远近村落

不过一袋烟工夫，日头从西边闪出了一道银针似的光亮……

这是民国三十一年农历九月初一，天气完全朗开已是午时了。

第二章

后晌，周家仁再没心思帮两个伙计干活码草，他在尚未盖起的新房周围转悠着，有些心神不宁。二儿子兴中已年满十九，准备今冬迎娶，新起西屋三间，看好吉日初六上梁，偏偏遇上了这大灾之兆，流年不利，心中隐隐有种不祥之感，他思忖着想把婚期推迟到明春。

周家仁家的大刺林院在周庄是数一数二的，院落坐北向南，端居庄子最西头，占地五亩，纵贯南北。拦庄边一排蹿天大杨树，间杂两棵合抱粗的大楸树，树与刺林院间有一条南北小道，小道缘着刺林院向北没进后面大片黄背草里。十八亩粟秫不长的料姜坡地，从祖辈起就一直养草，一任黄背草满坡疯长，一直蔓至轱辘河岸。枸橘林篱笆也是祖辈种下的，密密地并植双排，间距三尺，构成双重林篱绿墙。坚韧的枸橘根茎像男人的肱臂般粗壮，扁柄棘刺犬牙交错，乌绿的冠枝交缠成穹。仲春，碎花妍白缤纷，招蜂引蝶；盛夏，叶繁果青，其间可铺席纳凉；到了秋冬，落叶纷飞，厚厚地铺了一层斑驳的绿黄，便可搭耙搂柴。两扇坚实的杏木大门镶着枣木门框，依青砖墙垛嵌合在刺林间，上过桐油的门扇框楣古黄发亮，叩之，声有铜韵。高举的枸橘条子在苦着灰青脊瓦的门楼头上摇曳生风。门前一棵大杏树，杏儿熟了的时候，随便人吃鸟啄，地上落……

大刺林院三进院落。前院三间大堂屋坐北面南。东厢房四间，南头一间住着先生门玉轩，隔壁是娃娃们读书的学屋，挨着学屋是两通间灶屋。西厢房三间，两通间牛屋，养着两头耕牛，北隔墙住着长工鲁德胜。院中甬路从西侧通向后院，中间院里北三间，东三间。自周氏下世，二儿子兴中就和父亲一直同住在北屋里，东屋住着大儿

子兴安三口。新起三间西屋便是兴中的新房了。后院一排六间，芡粮，堆薪，放农具，养驴设磨坊。人们管后院叫磨坊院，大半个庄子的人都到这里来磨粮食，磨完粮食给驴子留下些麸皮作为酬谢。乡邻们跟驴子、磨坊连同大刺林院有着一一种天然的亲和感。房舍后面是一大片果林、菜蔬和一处土堡子垒的茅厕。春天林花芳菲，冬天也会散发出晒粪的干臭。

周家仁抬手抚了抚窗棂，又拍了拍门框，这在周庄已算是上好的房子了，墙体四角用青砖砌起，前墙砖砌至窗台，上截垒土坯，柳木窗棂格子，横梁和檩条都是从钉耙山买来的杉木杆子。周庄没有卧砖到顶的瓦房，一色的黄背草房子，谁家的墙根脚能多扎上几层青砖，屋脊能扣苫上脊瓦就算不错了。周家仁一边在新房周围转悠，一边想着六年前相亲时姑娘的灵动模样，女大十八变，如今会更俊了。兴中这一门头立起来，两个儿媳都是百里挑一的模样，人丁家业都要朝旺处发哩。只是今儿这天狗食日让他心生不安，这般年景不宜迎娶呀！周家仁棱角分明的脸上浮动着一抹阴云，背抄着手朝前院走去。

前院里，德胜和六指在枣树下铡草，兴安在铡墩旁码草，草垛子依着堂屋墙根黄亮亮码了半人高。六指说：“天狗咬日头那会儿，俺耳边‘日溜溜——日溜溜’哩响。”兴安说：“有这种说法，天狗赤喙虎爪，叫声随狂风流窜，所到之处，大旱。俺看书上是说月行黄道，而日为掩，则日食，天象凶，君道失德。”德胜不接腔，只撅着铡把儿“咔嚓”一铡，“咔嚓”一铡，使蛮劲铡着六指搯到铡下的草捆子，青莲扑到他身上的气息紫紫不散，他低着眼不大看兴安，心里感到莫名的局促和少有的生分。东边学堂屋里传出娃儿们的诵读声，周家仁总是能从娃儿们的诵读声里听出自己孙子的声调来，那声调总是爽朗朗的格外入耳。私塾先生是周家仁专为孙子明治请的，几个就读的娃儿有一个是本庄老染坊家的，其他三个来自外村，除明治外，他们一年春秋两季给先生交一定数量的粮食作为学费，这样一来周家只用给先生提供食宿便可以了。

周家仁走出院子，站在大杏树下犹豫着想到庄东媒人老染匠家去一趟。门前这条庄路向西连着他家的麦场和田塍，往东一直蜿蜒至庄外东大坑，串缀着路两旁一户户青幽幽的刺林院落，岔出一条条刺林小道。庄路中间交会着一条南北大路，对庄里周、门两姓人家形成了自然分界，周姓居于西，门姓居于东。大路虽不是官路，却连接着周边几个村庄，两道瓷光光的车辙南通枣阳，北过轱辘河桥直通茶云街集市。

绿蓬蓬的树冠上群雀儿喳喳地叫着，聒闹得心烦，周家仁转身正欲往东，“扑嗒”一泡鸟屎落在了肩上，顿感晦气，赶紧掐了两片陈刺叶子将鸟屎抵掉，又捋了几片使劲地揩着这片湿污，心情阴郁下来。恰在这时，老染匠门广德腋下挟着一匹老黑蓝布打东边走来。周家仁看见，慌忙扔掉手中的叶子迎上前去，从门广德腋下接过布匹说：

“你总是想得周到哩！”门广德笑道：“咱两家，谁跟谁呀！”“俺也正想去找你说说话。”两人说着进了院子。往年一过了农历十月初一，到了农闲，门广德就会让大儿子门玉柱送一匹布过来，青莲便开始为家人缝制新衣，预备过年。随后兴安就会给染匠家送二斗麦过去，形成了一种十分含蓄染足了人情味的交易。这还早着呢，门广德咋就亲自送布来了？

周庄姓门的人家只有三十几户，除此全是周姓一宗。门家是漂来户，康熙年间门家的祖人一挑两担逃荒要饭，从湖北过来晕倒在周庄路口，被周庄人救了，向以仁义为重的周庄人收留了他们。漂来户给周庄带来了手艺，教周庄人种蓝，制靛，卖靛，但周庄人没能把蓝种下去。后来，门家自己置了地种蓝，开染坊，再后来随着姻亲与门户的延衍，他们大都不再种蓝了。到了门广德这辈上，也只有他这一家种蓝开染坊，成了这一带有名的染色纯正的老染坊。周、门两族世代联姻，和睦相处，门户人家的姑娘肤色奶白细嫩，身条窈窕，尤其辣子脚缠得好，因之周庄出美女，在这方圆几十里的老东乡也是出了名的。周家仁的二儿子兴中所要迎娶的就是门广德没出五服的侄女，是门广德亲自做的媒。

“叔来啦。”兴安看见走进院子的门广德慌忙打招呼。门广德望着码得半人高的草垛子笑道：“大侄子，里里外外都得你忙活哩。”“赶着上梁哪！叔，你屋里坐。”

门广德随着周家仁走进大堂屋，周家仁搁下布匹，把门广德让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八仙桌后边倚后墙是一条黑紫色卷头长几案，正中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周家仁从几案一边拿过黄铜水烟壶，顺手拧了一把吸嘴递了过去，“尝尝兴中从城里带回来的烟丝。”门广德接过硬水烟壶，捏着烟丝装了一窝儿。周家仁从几案上一个细竹筒里取出一条搓得不紧不松的火煤纸，夹在手指间，捏着火石火镰“嚓嚓”两下，击出一溜儿火星，火星碰着纸煤儿顶端的那截儿灰烬便燃着了，他将燃着了纸煤儿递过去，自己在对侧的太师椅上坐了下来。门广德噙着长长的弯烟嘴儿，烟仓里发出了“咕噜噜，咕噜噜”气窜水跃的响声，经水过滤了的烟草味儿被吐纳着弥漫开来。

门广德与周家仁同庚，只小着一个月，鸭蛋形脸庞上，一双眼细长，单眼皮下包蕴着深谙世故的眸子，薄嘴唇往里抿着，有着门户一族明显的相貌特征，虽说五十六七岁的人了，脸上并没侵蚀上岁月的色斑，依然白净，看上去比肤色黧黑的周家仁年轻了许多。

门广德连吸了几口，丢开烟嘴说：“九哥，这天狗吃日头，咱可是头一遭见。”周家仁说：“光听老辈人说，谁也没见过，这年光要给人好看哩。”“蓝都旱死了，染坊要关门了，俺怕孙娃子缺穿，就赶紧留下匹布给送过来。”周家仁含笑道：“你总是惦着

俺哩。”“做亲是一家嘛！”门广德是个精明人，眼看粮价一个劲儿蹿涨，前晌和后晌就不一样，一个月后再送布来，周家这麦咋给？

“九哥，兴中在城里咋样？这年头不太平哩。”“汤恩伯队伍来了，税捐厉害得很。”“队伍越多越遭殃，谁都问咱要吃的。”“那也没法子，日本人要过了黄河就更不得了啦，你没看这天相。”周家仁说着垂目犹豫了片刻，忽地转眼看着门广德，“广德，这天相不吉，今年怕是不宜迎亲哪！”门广德端着水烟壶诧异地看着周家仁，“不是看好日子了吗？”周家仁避开他的目光，怅然地望着外面缓缓说道：“日子是天给的，天不祥，还会有啥好日子？”“女家都准备齐楚了，再改日子不合适吧！”“秋瞎了，囤里粮食不足，得惜粮度荒啊，待客耗粮不说，恐怕也排场不起来。”门广德耷下了眼皮，“九哥，这话不好跟女家说哩，人家忙里忙外准备打发闺女，咱咋能一句话就把事搁下啦？”“要能等上一年半载，躲过这个灾年，排排场场迎娶，多好哩！”门广德没再应声，噙着烟嘴“咕噜噜，咕噜噜”地吸着，烟仓里水气相和的节奏格外地入耳……

兴中十三岁那年，有一天门广德来周家串门，周家仁不在，兴中一个人正趴在大堂屋东耳房的抽屉桌上练字，听见门广德进来，就起身叫了声“广德叔！”门广德笑呵呵地应声拐进了东耳房。东耳房里没什么家什，就倚东山墙放置着一桌一椅，桌上端端地摆放着一方木龕，上面用工整的隶书抄写着二十四节气，眉批写着“耕读传家”四个大字。醒目的是后墙上贴着一墙励志勉学的画儿：凿壁借光、李密挂角、买臣负薪，还有抄写着时节物候的一幅字：一月小麦豌豆分蘖蓄养，二月蜡梅花独开，三月植物行根萌芽，桃花梨花开放，红薯育秧……门广德走到兴中身边，“用功哩，侄娃子。”说着凑近去看桌上兴中的习字本，只见绵黄的套格纸上写满了蝇头小楷，“多好的字。”他夸赞着俯身去读，“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上过三年私塾的他咋就断不成句，“你写的是啥？”兴中侧身顽皮地一笑，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读道：“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十狮逝世……”“你娃子给叔耍贫嘴哩。”“哈哈，说的是石头屋里住着一个姓施的诗人，好吃狮子，发誓要吃十个狮子，他常常到集市上找狮子……”兴中微凹的大眼中闪动着澄澈聪灵的光。说笑间，门广德忽然就想到了自己堂弟家的小侄女，那也是生得聪明俊俏，名叫玉露，时年十二，顿时萌生做媒的念头。即日，门广德就给周家仁提了这门亲。这户人家薄地十亩，兄妹三个，家境虽算不上殷实，可小女长得十分灵秀，父母很是喜爱，自小调养呵护，硬是还给缠了脚，虽说早已提倡天足，可在乡俗中，人们仍视大脚为不雅。在门广德看来，玉

露说给周家仁这样的人家甚是合适。周家仁并不热衷，他寻思着周、门两姓世代联姻，搅得也太近乎了，自己的母亲就是门户姑娘，结亲太近子嗣不兴。俗话说“一个好媳妇，十代好儿孙”，这是传宗接代人老几辈子的大事。大儿子兴安的婚事他就坚持不找门姓，托人十里八乡地选，娶了青莲，便觉着是自己办得最称心如意的一桩事。不过，想着门广德是个有心人，一般不会贸然行事，且听说这女娃还缠着脚，可见调教得不会差，既然提了，碍于情面，他便应承道：“先见一眼再说吧。”周家没人见过玉露。庄上的女娃一般十一二岁都不再露面了，十三四岁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天到晚就着窗儿刺绣、纳鞋学做女红了。玉露家对这门亲非常满意，周家大刺林院是周庄第一户，人家仁义、规矩、勤勉，家境殷实。玉露妈对门广德说：“她伯，俺私下里想过这家人，玉露托您福了。”门广德哈哈笑道：“娃儿的福气是在自己脸上长着哩。”说到周家要看一眼玉露，玉露妈说：“娃儿小，直接说要看她，怕不依，哭了咋办？”“好办，不让她知道就是了。”门广德和玉露家只隔了一道土夯墙和一道刺林篱笆，于是门广德就领着周家仁佯装串门儿，让玉露妈扶着女儿站在门里面，周家仁从门口过一趟，瞄一眼。瞬目之间，女娃的模样便摄入了周家仁深察一切的眼底，他眼光瞥过去，那小人儿眼光忽闪一下睇过来，一双眼梢微挑的凤眼中，两颗瞳仁像墨玉一样涵在水汪汪的眼波里，似有泪光，却是摄人的灵气，白嫩的瓜子脸，一条油黑的辫子，整齐的刘海下荫着两道细弯的蛾眉，翘鼻子小嘴，好一个灵动的小人儿，少有的美人坯。隔日周家仁便将兴中的庚帖递了过去，并要了玉露的庚帖。合生辰八字，这是紧要之仪，周家仁跑到茶云街找了个算命先生，先生一掐手指摇头说两人命相不合。周家仁心有不甘，就寻来寻去又找了一个叫神半仙的算命先生，神半仙掐过八字抚手笑道：“好姻缘，天作之合。”周家仁遂问为啥那先生测得不合呢？神半仙说彼先生道行浅，不懂太极天道，物极必反之理。并用红纸写了吉言：乾命坤命，相辅相成，彩凤欢腾，户拱三星。嘱其回去把庚帖吉言叠压在家里的神龛下，七天里家中没有崩败现象，就说明顺天应地一切和合。周家仁将吉言和庚帖端端地叠压在大堂屋条几上的天地君亲师牌位的底座下，并在香炉里燃了三炷香，虔诚地叩了仁头。七天过去，家中连个碗也没打筷子也没掉。周家仁长舒了一口气放下心来，心中自是欣悦，便叫了兴安、青莲一起议过兴中订婚之事。不日就给门家丢下了定亲的定物：一对金耳环，一枚金戒指，一枚银顶针，一对银镯子，两匹布，两桩麦。两家定下姻亲数年，间无来往，逢年过节也不拜不访，然而，一言九鼎，谁家也不会毁约。如今兴中、玉露已长大成人，到了婚嫁年龄。兴中在城里拜师学医已近三年，刚刚辨出了点药味儿，周家仁本想再等一年半载，兴中学成后给他们完婚，可门家急于打发闺女，说年光不好，兵荒马乱不安生，春上就托门广德捎过信来。女家既然催了，周家也就依了，便慌着盖房子，看日子。可不知为啥，

自从破土夯地基那天起，周家仁就有点儿心神不宁，这天狗吃日头就更令他心里虚惶。周氏下世早，遇事没个人商量，兴安一天忙到晚，农活一闲，就推起小车走村串庄收花换布，以布换花，赚得些蝇头小利，积攒下来一心想着置地。大媳妇青莲这些年来虽没少替他分担，可那总归是个儿媳妇，窝在心里的话和丝丝缕缕麻乱的心绪无处消解。

门广德吸完了一窝儿，将烟管稍稍提起，侧身嘬嘴对着烟嘴用力短促地一吹，气流从烟仓水面冲过来，烟屎被吹出落到了地上，然后又摁了一窝儿，“噗”一下吹着指间的火媒儿点上吸了两口，便绕过了刚才的话题，“九哥，打我记事起东大坑水从没干过，听说刘家堡、马家营、柳树坪人都上武当山、五朵山祈雨了，咱庄咋办？”“是啊，一百多户人家，秋绝了，坑干了，麦种不上，春荒要饿死人哩。”周家仁惆怅地说。

正说着院里有了杂沓的脚步声，夹杂着一个拐杖“咚咚”捣地的声音，“九弟呀！”一个老妪的声音颤颤地传进来。周家仁慌忙起身去迎，几个人都已到了门口。这搞着拐杖拧着小脚的是六指的老母周门氏，“三嫂来了。”周家仁伸手把她扶进堂屋。跟着进来的有种地户周兴富家哥弟四个、门木匠、两位老者和几个年轻人。周家仁拉开两条长板凳让大家伙坐，兴安也搬了板凳进来。周家仁把周门氏扶坐在太师椅上，自己坐在了门氏近旁的板凳上。虽说门广德、门木匠也都是甲长，但周庄人遇事习惯到大刺林院来跟周家仁商量，庄里的大小事就连邻里间的睚眦之怨都要到他这里来说长短。周家仁为人厚道，处事明理，又注重礼仪，虽妻子早亡，两个儿子都领修得品端德贤。况且，他这个当甲长的遇到征收赋税，眼见可怜的孤寡人家，就会不吭不哈拿自家的顶上。甲长是保里硬性派的差，没人想干，上边一年征收几回税款，得问乡邻催要，一有队伍过来，就得到一家一户去收料豆，还有征丁登记得罪人……跑腿效力上下不讨好。这后晌人们到大刺林院来，找的不是啥甲长，要找的是周庄的台柱子。

周门氏坐在太师椅里，扶着拐杖扁了扁嘴说：“九弟呀，天狗吃日头，天灾啊，老天要减人哩，咋办？”一位老者说：“轱辘河那是千年的古路轧出来的，上面跑过金銮御驾，千军万马，这是龙脉啊，眼看要断流了，怕是乾坤有变哩。”靠门站着的兴安说：“日月失序，阴气逼迫阳气，总归是乱象。”周兴富说：“不管咋乱咋变，老天不下雨，都得饿死！”“九叔，咱们得快祈雨啊！”“是啊，得祈雨啊！”大家说着，眼光都聚焦在周家仁身上。周家仁皱下眉头深长地叹息了一声说：“只有这样了！”转而看着门广德问，“咱也上五朵山？”周门氏握着拐杖捣了捣地说：“恁些人都去了五朵山，也没见祈回个雨星儿，依俺说，咱来个十二寡妇扫坑，不信感动不了老天爷！余太君百岁挂帅，带领杨门十二寡妇出征，俺就为周庄当一回余太君。”周门氏的声音掷地有声，屋里静了下来。周门氏中年丧夫，留下个遗腹子，儿子生下来拇指旁多了一个柔软的

小指，便取名六指，心念要留下指望。之前周门氏连生五胎，都不过七天就亡失了，“老娘婆”说娃儿得的是“四、六风”“七风”，可生娃时，即使把窗缝门缝糊得严严实实，仍难逃这些劫数。她到处算命卜卦，算命仙儿说她妨子。在她怀六指有八个月身孕时，丈夫忧惧结心，抱病身亡，周门氏哭天无泪。那时，周家仁的妻子尚健在，就把周门氏接至家中，产下了六指，六指安然闯过了七天关口，养至满月。周门氏抱着娃儿离开大刺林院时，扑通一声给周家仁夫妇跪下了，泪流满面地说：“九弟、弟妹呀，俺这孤儿寡母还得靠你们呀，他爹不在了，家里那二亩薄地俺这病秧子种不动，求您收下这二亩地，给俺娘俩一口饭吃，俺替娃儿他爹给您磕头了……”说着，头就硬生生地磕在了地上，泪珠“扑嗒嗒”打在地上。周家仁夫妇慌忙搀起周门氏，周家仁说：“地，先替你种着，有俺一口饭吃，就有你一口饭吃，等娃儿长大，地还归你。”周门氏说：“这娃儿的命就是你们给的，别说二亩薄地，二十亩也换不来这条根呀！您肯应承下来，也就给了俺母子生路，好生等娃儿长大报您这大恩大德……”说着，又要下跪，被周家仁夫妇搀扶住了。从此周家仁家便承担起了这母子俩的基本生活。早年，周门氏常来帮助洗洗浆浆缝缝补补，六指长到十三岁，母亲对他说：“娃儿，要不是你九叔，咱娘俩还不得拉棍要饭吃，你长大了，别光在家拾柴割草了，俺去跟你九叔说说，到他家学活去，他不会外待你。”周家仁家有田六十亩，常年只雇着一个长工，到了农忙时会雇俩短工。周家仁雇长工，先端上来一筛子花里头馍，能一口气吃上四五个的他才肯收留，然后再看看耙、耩、耕犁使牛的把式子，这才能住下来。鲁德胜在周家已经三年有余。六指刚来大刺林院时只干些杂活，割割草喂喂牛，自德胜来了以后，便经常跟着德胜下地，学会了耩耩犁地使牛套车，膀臂上的肌肉发达起来，嘴上也长出了黑茸茸的胡须。如今已二十出头，长成一个壮实小伙子了。周六指母子跟周家仁家二十年的依附关系已使他们有了唇齿相依之情。周门氏熬寒守节，周家仁对这位远房嫂子向来尊敬有加，此时此刻，听她敢这么慨然作为，心中十分感动。“十二寡妇扫坑。”周家仁声音低沉缓慢地重复了一句，心中不由得涌动起庄严的悲凉。少时，周家仁问门广德：“你还能再给俺两匹粉蓝布吗？”门广德迟疑地说：“俺回去看看吧。”众人听周家仁这么一说，便议论起庄里的寡妇来，“咱庄十二个还多哩。”“从东头数起，门小七家小寡妇，门老十家张氏，门先生家大寡妇……”“周兴富的大弟周二尖着嗓音说：“寡妇们一哭，老天爷心就软了。”周家仁看了他一眼，起身打断众人的话，“广德，你就这回去准备布，俺这就叫兴安、六指到磨坊院去装麦，晚会儿用小车给你推去。”门广德听了心里十分地欢喜，却故作迟疑，“九哥，你这是……”“你不用管了。”周门氏说，“这是咱庄上的大事，不能叫你一家承担，俺都有份儿。”“是啊，祈雨求天，心都得到哩。”门木匠说。周家仁环顾了一下众人说道：“你们先回吧，俺先把要紧的